

王雨辰  
作品

# 1 异闻录

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热衷于搜集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。  
碰巧我也是个猎奇者，所以每每遇见奇怪的事他都愿意找我来分享。  
这不，他在外周游一圈又带回了许多新鲜有趣的故事。  
因为我休年假，于是干脆搬到他家去，  
每天晚上都听他讲述那些奇异的故事，正好一晚一个。



王雨辰  
作品

1

# 异闻录

异闻录

王雨辰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ISBN 7-5404-5100-0

2008年10月第1版

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32开 128页

25.00元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IS  
PUBLISHING & MEDIA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异闻录. 1 / 王雨辰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8  
ISBN 978-7-5404-5666-5

I. ①异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2 ) 第148075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文学/惊悚悬疑

## 异闻录1

作 者: 王雨辰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特约策划: 张应娜

特约编辑: 丁 健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410千字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666-5

定 价: 29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

## 登场人物

Characters



### 纪颜

英俊、忧郁，有异能，无职业，生在一个神秘的家族，喜欢旅行，搜集各种奇闻异事。



### 欧阳轩辕

即书中的“我”。报社记者，个性温和，人缘好，有些内向、腼腆。在书中与纪颜搭档，共同体验了各种离奇惊险的经历。





### 黎正

拥有一头银发的大帅哥，喜欢耍酷，因为真的很酷。常常做出貌似令人讨厌的事，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。



### 落蕾

欧阳轩轾的报社同事，女强人，在生活中也常流露出小女人可爱的一面。



### 李多

黎正的亲妹妹，从小被纪颜父亲收养，姓氏“李”是“黎”之误。聪明、漂亮、活泼，又古灵精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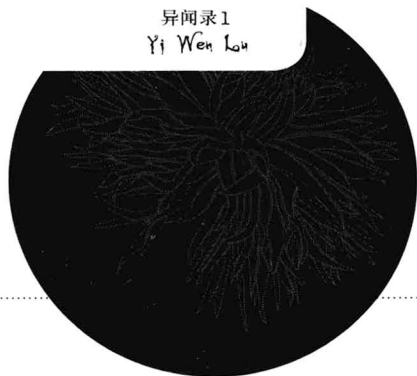


---

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后继承了父母丰厚的遗产，即便是一辈子不工作也够他挥霍的了。不过，他不喜欢女人，也不喜欢享受。他热衷于搜集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。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家而是在外面旅行，他没有其他朋友，他在别人眼中是一个怪人，但碰巧我也是个猎奇者。所以每每遇见奇怪的事，他都愿意找我来分享他探奇的快乐。这不，我刚接到他的电话。说是他在外周游一圈回来，又带来了许多新鲜而有趣的故事。我立刻赶了过去，因为我休年假，于是干脆搬到他家去。每天晚上都听他讲述那些奇异的故事，正好一晚一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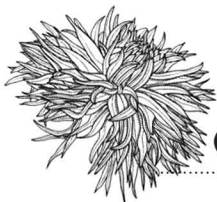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 
CONTENTS

异闻录1  
Yi Wen Lu



- 
- 第一夜 食指 \_001  
第二夜 半脸人 \_008  
第三夜 油 \_017  
第四夜 八尾猫 \_025  
第五夜 手术刀 \_030  
第六夜 返魂香 \_037  
第七夜 七月半 \_051  
第八夜 奇案之钉刑 \_058  
第九夜 猫婴 \_074  
第十夜 水猴 \_079

- 第十一夜 独眼新娘\_089  
第十二夜 窥\_099  
第十三夜 老屋\_106  
第十四夜 七人众\_131  
第十五夜 镜妖\_139  
第十六夜 影噬\_144  
第十七夜 米婆\_160  
第十八夜 山神\_166  
第十九夜 债\_178  
第二十夜 房祸\_184



- 第二十一夜 双界湖\_195  
第二十二夜 魔术\_203  
第二十三夜 解剖师\_214  
第二十四夜 平安夜\_224  
第二十五夜 怨崖\_236  
第二十六夜 船虱\_249  
第二十七夜 合唱团\_261  
第二十八夜 开眼\_275  
第二十九夜 蛊\_280  
第三十夜 买衣\_285  
第三十一夜 吴钩\_293  
第三十二夜 缩头\_307  
第三十三夜 龙蛇\_314  
第三十四夜 钱眼\_321



## 第一夜 食指

“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老人笑了笑起身而去。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上只有四根手指，唯独少了那根食指。”



朋友一边抽着烟，一边神秘地竖起他的食指给我看。“看，每个人的食指都代表着人的贪婪，因为吃的欲望是人类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欲望。知道什么叫食指吗？因为古人说一旦看见好吃的东西食指就会跳动，不是有句成语叫‘食指大动’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关于食指的故事。”说着，他把香烟熄灭，开始叙述这个故事。

（为方便行文，以下以朋友的口吻记述。）

我到西南一个小镇的时候寄宿在一户人家里，这家有一位年龄很大的老人，老人精神很好，我没事就和他谈天，从他口中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在民国时期，这里的女孩要嫁一个好人家的话首先要有一副好身材，尤其是腰。据说一些人家都有明确的规范尺度，精确到毫米呢。（我笑道：“这也太夸张了。”）越是瘦的女孩他们越觉得漂亮，看来恰恰与唐朝的以胖为美相反呢。可能当地的人对猪非常反感，认为只要是肥胖的都是丑陋不堪的。于是那里的女孩都拼命地节食，只为能有一个一步三摇、风吹柳絮飘的轻柔身段。

其中有一个叫秀的女孩，自从她明白自己一辈子的幸福要和自己的腰围成反比，就不再吃肉了，而且包括面食。似乎命运很喜欢和人开玩笑，即便秀从早到晚不停地运动，只吃一点水果，她也会长胖。或许按现在的话来说是基因的问题，或许根本就是一种病，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认为。那些瘦瘦的女孩子都在背后嘲笑秀，说她是猪精投胎。家里人也不住地唉声叹气。因为秀越来越胖，别说嫁个好人家，恐怕就是当地最穷的老四家也不要她了。

说到老四，其实与秀家里倒能寻到一丝亲戚关系，但这种亲戚就像头上的头发，多得数不过来，每天都得掉上几把。不过老四的儿子和秀是青梅竹马，两人幼年时经常一起玩耍。但自从秀立志嫁入富人家后，就断绝和老四儿子的关系了。可老四的儿子一直把秀放在心里。现在这种时候，秀的父母也顾不了了，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赶紧把秀嫁出去，省得留家里丢人现眼。毕竟，他们认为女儿这种货物家里还是有很多的。

老四的儿子叫民，其实论相貌倒也英俊，只是家贫，穿着很破旧，但十分干净，无论是人还是衣服。秀的父亲把这事向老四一提，老四父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结果在一天内就完成了提亲、下聘、回书、过门酒席之类的烦琐程序，在当时也算一项纪录了。

秀虽然百般怨气，但也没办法，谁叫自己命不好。再不嫁，过几年恐怕连民都看不上自己了，何况丈夫对自己千依百顺，疼爱有加，日子也将就过了。

事情往往这么凑巧，或许是风水的缘故，或许是心情的缘故，秀嫁到老四家后反而日渐消瘦，最后倒成了当地有名的瘦美人。可惜她早已为人妇，不过依旧有很多人打她的主意。那里的人可不在乎什么头婚、二婚，因为媳妇对那些人来说不过是生育的工具，对家里风水有改良作用罢了。

秀自己也不安分起来，而且坚持不要孩子。这点令民十分苦恼。他知道，没有孩子自己是留不住秀的。其实有孩子就能留住吗？秀连家里活也不干了，见天儿和一些朋友聊天逛街，或者去大户人家做客，哪里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媳妇。

看来都是瘦惹的祸，民知道，只有秀再次胖起来，她才会安心地待在这个家。

没过多久，秀果然再次发胖，一切仿佛回到从前。她再次沦为一个农妇，她怨恨命运的玩弄。只有民暗暗发笑，表面上却一边和她抱怨，一边安慰她。

日子如同织衣的梭子，在重复地穿梭。一晃十几年过去，秀生育了几个小孩。她也不再做梦了，安心和民过着日子，一直到他们最喜欢的女儿月儿长大。

月儿生得非常漂亮，吸取了父母的优点。不过似乎她也一直都处于不胖不瘦的状况，甚至偶尔还会丰满一些。其实按照现在的标准一点都不胖。不过，秀不愿意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，她很早就开始控制月儿的饮食，不过功效不是很大。眼看着月儿快十六了，但腰比起同龄的女孩要胖上一圈，秀急得天天睡不着。

看着自己的妻子天天熬成黑眼圈，民终于忍不住了，或许他认为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，这时候告诉妻子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

这天两人和衣睡在床上，秀依旧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民把她的身体掰过来，正色道：“你知道你过门的时候怎么突然瘦了吗？”

秀奇怪地摇着头，随即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是因为我，我们家虽然穷，但知道一个可以让人变瘦的法子。不过祖辈们交代是禁术，用多了控制得不好会遭报应，不过究竟什么报应却不知道。你来我家后，我就对你施了这个术，后来你想走我又把术解了，所以你又变胖了。”民黯然地说道。

秀已经过了生气的年纪了。其实她早觉得自己突然变瘦又变胖可能是丈夫捣鬼，不过听见这种奇妙的方子也觉得好奇。“算了，都过去了，我不怪你，不过你不能耽误月儿啊，我可要让她嫁一个好人家的！你赶紧告诉我啊！”

民望着着急的妻子，欲言又止。终于，他举起自己的食指，对秀说：“是指头。”

“指头？什么意思？”秀奇怪地问。民告诉秀，相传在一百多年前，祖先在饥荒的时候好心收留了一个叫花子。据说这个叫花子不是凡人，是游历民间的茅山术士，不过是装做要饭的来看看众人的善心。他见民的祖先心地善良，就教会一些法术给民的祖先。后来一代代传下来，大部分都已经失传，只有这变瘦一法奇怪地保留下来。但民的家族自此就开始败落下来。恐怕这和民间流传着使用茅山术的诸多忌讳有关。茅山术禁忌极多，一旦被破坏，轻则破财倒霉，重则有血光之灾，甚至祸连后代。想必民的祖先定是用法术做了些什么不义之事才有报应的。

至于这个法术，民告诉秀，其实只要吞下自己食指的指甲就可以了。但这个术一次最多只能维持数年，而且每个人瘦下来的程度是有限的，用得多了，据说最后会发生很恐怖的事。由于只是变瘦，民一家人也很少去使用，不过民的父亲还是教会了民。

“难怪后来你每次见到我都那么好心帮我修指甲。”秀语气怪怪地说。民觉得有些尴尬，摸着妻子的脸：“我这不还是因为喜欢你嘛。”

“算了，我也不生气了，明天你就施这个术，赶快让月儿瘦下来。”

民点了点头，夫妇俩又安心睡下了。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月儿真的瘦了下来，而且是十里八乡瘦得最漂亮、最精神的。邻里都夸民和秀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儿，肯定可以嫁一个好人家的。夫妻二人听了笑得合不拢嘴。

但事情很不凑巧，当地最大的一户财主要找儿媳妇。这个财主就是前面提过的要求儿媳妇的体重、腰围都精确到最小单位的那种人。秀当然让女儿去试了，可惜就差那么一点，而且月儿已经是最轻的了。财主放出话，再过一星期没人合格的话，就去外地找了。秀一心想让女儿嫁进去，就逼民再次施法。民无奈地说：“你听过神行太保戴宗吗？其实像那种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。据说有一位信使在送信的时候耽误了时间，怕被责骂，一位好心的茅山术士教他以银针刺脚底，忍住痛，放出杂血，可以日行三百里、夜行三百里。果然如是。后来，信使再次向术士讨教跑得更快的办法。术士说，只要将双腿膝盖骨挖去，可以日行两千里。结果信使吓跑了。”

“你和我说这个干什么？”秀奇怪地问。

“我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你还想让月儿瘦下去的话，所付出的就不是指甲了。”民担忧地说。秀沉默许久，最后还是坚持让月儿一定要进那个有钱人家的豪门。民问了女儿的意见，月儿自然想母亲高兴，家里摆脱贫困，便一口答应了。民拗不过二人，不过这次需要的是月儿必须吃掉自己的食指！

大户人家并不在乎少根指头，只要其他标准到了就可以了，指头可以说是以前小时候弄伤的。于是月儿只好咬着牙剃掉食指，并吃了下去。果然，第二天月儿就明显地消瘦了。手上的伤一好，马上去财主家，财主正发愁呢，一看到月儿就大喜过望。这桩婚事很快就定下了，指头的事大家似乎也都渐渐忘记，事情也慢慢地恢复了宁静，民和秀也靠着财主家的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这时候虽然中原正在打仗，但战火烧不到这个地方，这里依旧是一片世外桃源。

没多久，过门的月儿怀孕了，生下了一个儿子。这似乎是好事，但很快月儿的身体就像吹气球一样涨了起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丈夫一家人对月儿突然变胖感到费解，他们把这事转告给民和秀，并说婚后胖一点可以，但像月儿这样恐怕难以符合他们家的儿媳这样的身份。如果月儿还继续胖下去，他们决定休掉她。

秀哭着问民，民苦思良久并查阅了一些书，终于知道，产妇在分娩的时候，大量的失血会破掉这个法术。秀在生月儿的时候已经变胖，所以民没有在意这个术居然会被解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秀看着女儿如气球一般的身体哭着责问民：“就算会变回原样，我们月儿也不应该变成这样啊！”

民告诉秀，法术一旦被破，身体就会像积压很久的弹簧似的猛地反弹，而且坐月子的时候营养丰富，就是普通人也容易变胖啊。

“我不管，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就没办法在这里立足了，而且我的外孙、月儿的儿子也见不到了，你忍心啊？”

民抓着头，望着在一旁哭得泪人似的女儿和老婆，终于艰难地说道：“这个术还是可以再做一次的。但是……”

“不要但是了，能救女儿，我付出什么都可以的。”秀哭着求民，月儿也跪在地上求父亲。

“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，因为就算是祖辈们也从未这样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施法，他们再三告诫后人，术用多了是会遭天谴的。”

“说不定只是那个道士吓唬你们啊，你也说没人用过，你又怎么知道会遭到天谴呢？”秀反问道。民默不做声，最后只好答应再次施术。

这一次不是要月儿的指头了，而是要民和秀两人的食指，因为儿女和父母有着看不见的纽带，所以月儿吞下了父母砍下来的食指。民和秀忍着剧烈的疼痛安顿好女儿睡下，两人彻夜不眠地守在身边，生怕出现什么不好的事。不过似乎一切顺利，第二天早上，月儿就恢复了结婚前的身姿，就像少女一样。夫妇二人这才安心地送月儿回到公公家，那边丈夫等人一看也大吃一惊，不过变瘦了自然是好事，也就笑逐颜开了。民和秀也回家好好地养伤。

几天后的深夜，正当民和秀熟睡之际，亲家突然派人报丧，叫民和秀赶紧来。原来当夜月儿就暴亡了，而且死状恐怖。秀一听当场就晕了，民只好独自一人去认尸。一路上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，犹如行尸一样被人牵着走进现场。女儿一下就这么去了，实在让他难以接受。但当他看到女儿的尸体，姑且称做尸体的时候，他也几乎吓晕过去。

月儿整个人就像被什么动物啃咬过一样，周身没有一块好肉，已经和骷髅差不多了。从床上到地上将近两米的距离，都是月儿拖出来的痕迹，血和碎肉散落得到处都是，月儿的头高昂着，手伸向门外，估计是从床上翻下来想去开门，但只爬了几米就咽气了，而且死前恐怕是受尽痛苦。民怎么也不明白，难道这就是所说的报应？看着女儿的尸体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顿时老泪纵横。

由于死状恐怖加上这位财主门风甚严，月儿死亡的真相没几个人知道，对外就说少奶奶得急病死的。财主给了民和秀一大笔钱，让他们离开这里。可惜秀知道女儿的惨死后自责不已，后来也自尽了，民也人间蒸发了。

据说，茅山术本身就是一种驱鬼和转嫁的法术。比如，施术的人可以把别人的肉或者食物变到自己手中，也可以让自己的伤痛转移到他人身上，估计这个术也是将本来在自己身上的肥胖转移到别人身上。但凡是术总有自损的一面，民一再施术终于遭到报应，而且还是报应到了自己家人身上。至于月儿的惨死，其实是术的反噬。佛教六道之中有一种鬼是饿死鬼，它们很小，如蚂蚁一般，但数量众多。它们生前饥饿，死后化为鬼，会吃掉一切东西。食指是人食欲的象征，吃掉自己的食指其实就是与饿死鬼达成了契约。它们会帮你吃掉你不想要的那些讨厌的脂肪和肥肉，而一旦无法控制或者过量，它们就会把你整个人也吞掉。

朋友说到这里，凑过来对我低声说道：“当我听完这个老人说的故事，我也忍不住抚摩着我自己的食指，我想，难道吃掉自己的食指真就能变瘦了？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老人笑了笑起身而去。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上只有四根手指，唯独少了那根食指。我后来四处打听，旁里的人都说不认识老人，说老人好像是解放后才来的，大家都叫他民伯。”

我吓得张着嘴不说话。我也如朋友一样轻抚自己的食指，脑海里忽然想起了前些日子看到的蚂蚁群，忽然感到一阵发麻。朋友看我发呆，笑着猛拍一下我的肩膀：“不用担心了，





“有些东西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不应该靠人力强求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啊，事在人为，你不要唯命运论啦。”我也笑着反驳。

朋友望了望我：“那你听说过半脸的故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朝他望去，他的脸上突然带着几丝诡异，仿佛泥塑的一样。

“算了，明天讲吧，你看太阳都出来了。”朋友突然恢复了常态，指了指窗外的太阳。我只好压下自己的好奇心，先去睡了，等晚上再继续。

## 第二夜 半脸人



“那是一种报复过后得意的笑容，而且在那半边脸上，我看到了和小六脸上同样的尸斑。”

“夜晚才适合讲那些离奇的故事啊。”朋友伸了伸懒腰，把上衣脱去，盘腿坐在地上。他家里没什么家具，来客都坐在地上。他说讨厌椅子，席地而坐才是古人风范。

“继续讲啊，什么半脸的故事？”我催促道。

“嗯，对的。恐怕这是我知道的众多故事里最诡异的了，甚至我讲起来都有些打战。”

（为方便行文，以下以朋友的口吻记述。）

我照例做着没有目的地的旅行，但我一般都选择比较偏僻的地方，你知道那里往往有很多奇怪有趣的故事。不过以前我都是听说而已，而这次我亲身经历了。

我来到了一个村落，其实这个村子很大，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城市了。村里人都有不同的工作，刚好构成了一个生物链，大家自给自足，于是慢慢地与外界有些隔离了。不过他们依旧很好客，当我到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友善地招待我，加上我还学过几年医术，可以帮他们治疗一些普通的疾病，他们就把我当成上宾了，而且把我当成了个神医。哈哈。（朋友得意地笑着，我知道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出众，虽然他不喜欢做医生，但他属于那种即便不喜欢也要学好的人。所以即使他不继承那笔遗产，他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。看他这么高兴，估计当时那村子里的人对他的确很尊敬。）

不过没过多久，村长就来找我了。村长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，相当于族长，可以说几乎是当地的国王了。当然，他也是非常友善的，不过他始终保持着一份应有的尊严和威仪。

但这次他显得很卑微，好像是有求于我。

“您简直成神了，村里的人都说您医术超群，甚至还解决了几个长久折磨他们的疑难杂症，您真是太厉害了。”村长不停地恭维我，几乎把我吹得飘飘然了。

“说吧，您家里难道也有人生病了？”我笑着问他，但村长面露难色，似乎很难启齿，每每想说话又咽了回去。最后，他像下定决心一样小声对我说：“是我的儿子，与您年纪差不多，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把自己关了起来，每天待在房间里，只吃我们送去的饭菜，却从来不见我们。我和他妈妈都快急疯了，结果老天爷把您派来了，您可一定要救救他。”村长说到最后声泪俱下，几乎要跪下了。我觉得事情似乎不那么简单，恐怕以我的医术治不了。但我还是答应随村长去他家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

村长的家果然要气派很多，不过也是普通的砖瓦房，比一般村民的房子稍大一些。房子有两层，门前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，放养着一些家禽。房子的右边飘来一阵阵原始的蔬菜的味道（其实就是施农家肥的那种），想必那里是厕所和菜园。唯一令我不安心的是那只半人多高、黑棕色的大狗，见我是生人就龇牙咧嘴地对着我，喉咙里咕咕叫唤。我知道这种狗是极其危险的，所以我停了下来。村长连忙呵斥它走开，我才敢走进去。

村长的家人很友好，是典型的好客的农家人。我始终奇怪，这样的普通家庭养育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。

村长带着我上了二楼，来到了一间房间门前。

“就在这儿，我儿子叫柱子，他已经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一个月了。我实在没办法了，要不是您来了，我也要出去找医生。”村长的话语间好不烦恼。

“你和他说过话吗，自从他自己封闭起来后？”我问道。

村长摇头，我示意他下去。在我当时看来，可能是年轻人青春期的烦躁带来的一些心理问题，所以我让身为父亲的村长回避可能好点。事实上，我的想法过于简单了。

村长下楼了，嘴里小声嘟囔着，依稀能听到是希望这次我能治好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觉得他的确很可怜。

“里面的柱子吗？”我轻叩了一下木门。门的质地很粗糙，还带着毛刺，第一下扎得我很疼，所以我放小了力气。

柱子没有回答我，这也是意料中的事。于是我开始了所谓的心理治疗，无非都是大学心理课上还没完全忘光的东西，可惜完全没有效果。一小时后，我开始急躁起来，忽然对里面的人产生了好奇。我四下望了望，发现门的右下角有一个不规则的小洞，我使劲蹲下来，想看看里面。